清明

三江风月祭忠魂

杨肖坤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激昂乐章从北京天安门城楼传向四方，这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挺直脊梁，站了起来。就在同一年，在南方小镇三江，一曲浩气长存的壮歌也悄然奏响。为了缅怀在沦陷时期抗击日寇、英勇牺牲的革命志士，仁和里的乡民们于马坑山立起一座烈士纪念碑，它静静伫立，成为三江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三次痛击日伪军的有力见证。

马坑，早年间便是仁和里先人的土葬之地，当地人都称它为“马坑坟场”。烈士墓建在坑后的山脚，依坑而建，坐东北朝西南，背后峙立着和尚岭，前方遥对银洲湖，背山面海，周遭草木四季常青。每当清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那段沉重的历史，尽显肃穆庄重。

我曾多次沿着蜿蜒的长路，穿过由蓝白两色构成、黑色横向石面上刻着“抗日烈士墓园”6个金色大字的墓园大门，来到碑前。碑前是烈士墓牌楼，抬头仰望，横批“浩气长存”苍劲有力。牌楼两侧，两头石狮威风凛凛地分立着。墓碑上的墓志，缓缓讲述着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三江的壮士们奋起抵抗，击退强敌的英勇事迹。然而，日寇恼羞成怒，引兵再次进犯，三江壮士与之激战三日，终因兵力悬殊、补给匮乏，25名壮士壮烈牺牲。抗战胜利后，乡人赵裕玉被烈士们的忠义之举深深触动，于是修建了这座墓园，以告知后世这段悲壮的历史。三江乡民三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，虽历经挫折，但他们的抗争，谱写了三江历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，留下了赵其休等众多抗日风云人物和一个个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，成为中华儿女坚强不屈、为国捐躯的抗日史诗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，如同一首激昂的赞歌，在三江大地久久回响。2018年，著名军史专家、日本问题专家萨苏到访三江，他认为“三江人民抗日卫乡”这一历史事件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据特殊地位，是民间抗战以少胜多的典范，其中甚至还有不费一兵一卒便取得胜利的传奇故事。

回首往昔，元军铁骑肆意践踏中原大地，南宋皇朝一路南撤，在崖海大战后气数已尽，最终宣告灭亡。侥幸存活的赵氏后人在新会多地开枝散叶，三江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，赵氏也是三江最大的氏族。碑文所刻的25名烈士以及建墓者，皆为赵姓。岁月悠悠，时光流转，然而三江人民骨子里的爱国情怀与大无畏精神从未削减。当大敌当前，他们依然义无反顾，无惧牺牲，奋勇抗争，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，足以流芳千古，激发着后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。

佛家《大智度论》有云：“以生死为此岸，涅槃为彼岸。”说来也巧，在当地人口中，马坑坟场又被称作“彼岸坟场”。涅槃，有着修成正果之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烈士墓建在此处，不知是建墓者的有意安排，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契合。这难以言明，却仿佛是苍天对这些壮举之人的一种肯定。据说，三江在抗战中牺牲的人数有200人，这座墓碑虽无法涵盖所有英烈，但它是一个缩影，时刻提醒着后人，今日的和平幸福生活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。我们应当心怀感激，倍加珍惜，更要为了美好的未来努力拼搏。

许多年之后，据三江的老人们回忆，在那场激烈的抗日反击战中，有一位名叫赵关沃的年轻战士，他与战友们在沙场上出生入死，浴血奋战，幸运的是，他在日后见证了抗日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。直到90多岁高龄，他仍清晰地记得与村中兄弟的约定：“倘若在战斗中有谁不幸遇难，幸存者定要时常到其墓前祭拜，切不可忘却逝者。”赵关沃坚守着这份承诺，不仅自己常年祭扫，他的后代也接力守墓，其他村民深受感动，纷纷参与其中，以此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深切怀念。

硝烟早已散去，但英烈们的浩气却长存世间。仁和里的马坑抗日烈士陵园，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洁文化教育基地。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让“两代山河留正气”“三江风月吊忠魂”的浩然正气千古流传，永远激励着后人牢记初心，在新的征程上，奋勇前行，永不退缩。

细雨清明艾草香

管淑平

清明时节，大地一派生机盎然，桃花红，梨花白，杏花笑开了脸。原野上的艾草也冒出了芽，露出一髻儿水灵水灵的嫩绿，随手薅几缕艾蒿，指尖便沾染了淡雅清香，这缕香，悠悠地牵出了我心底那段与艾草炒饼有关的儿时记忆。

年幼时，我住在乡下。彼时物资匮乏，一年到头，也只有过年那几日，方能尝到肉。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，可奶奶总有办法为生活添几分滋味。她常以艾草、茼蒿、苦蒿、飞蓬等野草为原料，制作简单却饱含心意的小吃食，而艾草饼子，便是她的拿手好戏。

春天，奶奶带我们去田间地头采摘艾草。成株的不要，专挑那靠尖儿处最嫩的一撮儿，这部分味道最为鲜美，带着微微的苦，却能开胃。

只要见到柔嫩翠绿的艾草，我们便飞快上前，伸手顺势捋下，迅速装进篮子里，生怕这“美味”被他人抢了去。没过多久，篮子便被装得满满当当。奶奶仔细地将艾草洗净，放入锅中，添水，接着用大火将其煮熟。煮的过程中，她还会适时放些食用碱，用以中和艾草的苦味；煮好，放入凉水浸润，再捞上，焯水，等苦水过滤掉，还得再用手一挤，直到水汽全无。剁碎，大火起锅，葱姜蒜爆香，下艾草，入锅翻炒，不一会儿香气就飘满了整个屋子。闻着那香，我仿佛闻到了一种满满的幸福感。

接下来，奶奶舀来半碗糯米粉，倒入盆中，添水，加糖，用筷子充分搅拌成糊状；紧接着将那些剁碎的艾草撒在面糊上，再点缀些花生碎、松子仁、芝麻。准备就绪，奶奶小心地用锅勺铲起一点儿，迅速放入滚烫的油锅中，“刺啦”一声，瞬间，那小小的艾草饼子在油锅中翻滚、膨胀，变得喷香酥脆。看着那小小的艾草饼子，我们的心里满是欢喜。

童年的我，对苦味的食物向来抵触。奶奶就慈祥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多吃点苦好啊，既能败火，又能磨炼耐性。”我却皱着眉头。见我挑食，她每次就会偷偷在饼子里添加红薯与土豆，巧妙地中和苦味。渐渐地，我也爱上了这苦中带香的艾草味道。

我那时在村校读书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便要翻山越岭前往学校。下午放学晚，回到家早已疲惫不堪。奶奶最心疼我，见我无精打采的模样，便会为我做炒饼。熟悉的香味飘来，我瞬间忘却了所有的腼腆，只顾大快朵颐，学校里遇到的种种烦恼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后来，我每次前去学校，奶奶就会往我的书包里塞几个炒饼和一瓶糖水，还叮嘱我：“倘若同学在旁边，给他们分点，不要吃独食。”

四年级时，我们转去了条件稍好的乡里的中心小学，告别了每天早出晚归的村校读书生活。那年，奶奶重病，卧床不起，父亲也放下外出打拼的活儿，留在家中照顾奶奶。每次周五从学校赶回来，我总能看到奶奶那满是沟壑的脸上泛着一缕慈祥的目光，眼里满是对我们的关爱。可是，她的声音连同她瘦削的身体一样，愈发憔悴。我们一家人的心里，都不是滋味。

一天，我如往常一样准备收拾行李去学校，却看到父亲的脸色紧绷、神情凝重。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奶奶过世了。奶奶平时最宠溺我，总是把最好的给我。我因调皮受到父母责骂时，奶奶就会出来护短……得知这样的噩耗，我的心，一阵悲痛炸裂开来，泣不成声。

从我有记忆起，奶奶就一直生活在故乡，很少出门，她的生活也极为简朴，衣衫多是旧的，粗茶淡饭，如原野中一株遒劲的野草，倔强又韧性地活着。我还记得儿时常对奶奶说过的“等我长大了就带着奶奶去旅游、去看遍世界”的话。

此刻，一种苦涩之感涌上心头。其实，对于经常与苦难打交道的农村人来说，早已和“苦”有了一种良好相处默契。而我阔别故乡多年，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在社会的浪潮中，也历经了诸多风雨，本以为早已与“苦”和平共处。可为何如今，这苦味却愈发浓烈？大概是与故土、与亲人分别得太久了吧。

细雨又至清明，陌上艾草依旧翠绿。可那些有奶奶亲手做的艾草饼相伴的童年时光，却再也回不去，每每想起，心里就感到一种疼痛……

雨幕潇潇又清明

陈海权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唐代杜牧以寥寥数语，勾勒出一幅凄迷哀婉、浸透忧伤的画面。细雨如织，泥泞满路，行人趔趄而行，心绪难平。

当一场雨被赋予了名字，它必定会带着宿命般的韵味，悠然降临人间。故乡的清明雨，从何时开始，又将在何时隐去？我已然忘记，只知道它总是与清明不期而遇。它不急促，也不沉闷，而是轻柔落下，如同一位知心朋友，在你不经意间悄然来访，又在你孤寂时默默陪伴，让你藏匿于内心深处的泪水，在这无声却深情的雨幕中得以肆意流淌。

在这样的雨季里，有一种花似乎更懂得人间的悲欢离合，那便是如约而至的桃花。它们或独自绽放枝头，或一簇簇争奇斗艳，粉红的花瓣上，点缀着晶莹的雨珠，犹如仙子遗落的珍珠，既娇媚又惹人怜爱。桃花的盛开与凋零，恰似人生的轮回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

宋代苏轼在《江城子》中曾写道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”字字句句，道尽了多少人心中的痛楚与无奈。清明时节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会踏上那片静默的墓地。在那里，时间仿佛静止，空气中弥漫着哀思与庄严的气息，回响着对先人的缅怀与敬仰之声。众人分工协作，有条不紊。有的挥汗如雨清理杂草，有的小心翼翼擦拭墓碑，有的虔诚恭敬点燃香烛、献上祭品。而雨，依旧淅沥而下，如同忧郁的乐师，在为这个沉重而肃穆的仪式伴奏。

清明的雨，并非只有哀愁与思念，它也孕育着新生，也孕育着希望。辽阔的田野上，一丛丛新绿破土而出，万物在春雨的滋润下复苏、蓬勃。田间地头，农民们穿着雨衣，戴上斗笠，在细雨蒙蒙中俯身劳作，汗水洒下了，种子播下了，也种下了农人的希望。孩子们则不顾大人的劝阻，冲进雨中嬉戏打闹，裸露着双脚在田埂上奔跑，溅起一朵朵水花，孩子们的笑声响亮悦耳，在雨丝交织的天空下久久回荡。

清明时节，怎能少了青团的陪伴？青团由艾草汁和糯米粉制成，外皮包裹着豆沙、芝麻或咸肉等馅料，色泽青翠，口感软糯。艾草是一种神奇的植物，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艾叶味苦，性微温，灸百病。春季采嫩艾做菜食，或和面做如弹丸大小，每次吞服三五枚，再吃饭，治一切恶气。”可见，青团不仅美味可口，还具有一定的养生与药用价值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除了青团，清明雨后的樱桃也格外诱人。它们像是一颗颗红色的宝石，安静地挂在枝头，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。大人们则会拿着竹竿，轻轻地敲打树枝，让樱桃纷纷落下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捡起樱桃，在衣服上搓几下就放进嘴里，那份甘甜与满足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，成为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宋代吴惟信在《苏堤清明即事》中这样描述清明踏青：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”而在雨中踏青，则别有一番风味。儿时的我，时常看到人们或携家带口，或约三两好友，漫步于山间小道，采摘野菜，聆听鸟鸣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。此时，雨中的山，雨中的林子，雨中的一切好像披上了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当雨渐渐停歇，天空虽然依旧略显阴沉，但大地已被雨水冲刷得焕然一新。雨珠从树叶上滑落，滴在泥土中，滋养着万物；花朵也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饱满，散发出阵阵芳香。此刻，望着雨后的世界，我心中已是一片晴朗，不禁想起了李白的诗句：“雨后烟景绿，晴天散馀霞。东风随春归，发我枝上花。”或许，这场雨已经带走了我们心中的部分哀愁和思念，让我们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风浪与坎坷。

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雨幕潇潇，清明又至。雨敲打着大地，也轻叩着心扉，人的一生，注定要面对无数场雨的降临。当我说出一场雨的名字，我更多的是思考它背后的故事与情感，更多的是提醒自己常怀感恩之心，勇敢接受一场雨带来的洗礼与启迪！

雨落清明寄哀思

梁荣

“奶奶，奶奶，为什么一到清明节总是阴雨不断呢？”

幼小的我和奶奶横坐在大门口，望着蒙蒙烟雨，总会好奇地问。

“那是因为天上的人想地上的人了。”奶奶看了看这雾蒙蒙的天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微微一笑，缓缓地说。

“天上有我们的亲人吗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是谁？我认识吗？”

奶奶顿了顿，抬头望雨。雨突然下得大起来，细碎的雨像断了线的珍珠，噼里啪啦地落下来，有的拍打着屋前的冬青树，摇曳飘起晶莹的雨珠；有的落在门前裸露的黄泥里，瞬间没有了影踪；有的砸在青石板上，碎成炸裂的雨花，溅在奶奶的脸上，像一滴苦涩的泪……

“他是你爷爷。”奶奶擦拭着脸上的水，喉咙像被塞了什么，哽了一下，许久才说：“他走了好几年，你才出生……”

“梁荣，拿苞谷去喂一下鸡……”我还想知道爷爷长什么样，母亲的声音从屋子里喊出来，打住了我的话。等我拿苞谷出来，奶奶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腰，消失在如雾的雨中。

能记事起，清明，从来不会缺少一场雨。这雨，落得多孤独；这雨，总会扯出我对逝去亲人的思念，总会想起那些埋在黑土里的事。

从小，我就是奶奶的跟屁虫。奶奶去菜园，我会扛着一把小锄头，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；奶奶去扛柴，我会拖着一根拳头大的柴，一路小跑在奶奶前头；奶奶割猪菜，我蹲在她旁边，时不时递一把猪菜给奶奶……可是，我才6岁，奶奶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那年，眼看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，暖和的春天已迫不及待地携带着油菜花的清香，从山间田野跑来。那天，太阳早早地起床，从山头里探出个红彤彤的小脸蛋，一缕缕金色的阳光穿过竹林，斑驳地落在院子里。母亲先催我们起床，叫我们吃了早饭跟父亲到山上挖田。没等我们兄弟仨洗漱完毕，母亲慌张地从奶奶的房间出来，脸色苍白，没等父亲问清出了什么事，她已哽咽成泪人。紧接着，两个姐姐失声痛哭。我不知所措地望向奶奶的房间，父亲一个箭步跑了进去……刹那间，我抱着母亲的大腿，哇哇痛哭。

奶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，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永远醒不来的梦。想想，头一天阳光充足，母亲让我把奶奶的被子抱出来晒了；想想，头一天晚上，母亲给奶奶擦洗了身子，还给奶奶泡了个热水脚；想想，奶奶还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了“嫦娥奔月”的故事……想不到，一切都留在了昨天，一切都走到了终点，留在想念里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”奶奶走后，我才进学校读书。那以后，每年清明，迎着细雨，跟着父亲和两个叔叔，拨开云雾，走向奶奶的墓地，心中泛起淡淡的哀伤。站在奶奶的坟前，清理墓地上齐腰的杂草，不知是汗还是雨，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渗入嘴里，涩涩的，或许是泪吧。抬头望天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奶奶那句“那是因为天上的人想地上的人了”。我想，奶奶此时一定躲在天上的云朵里，她正探头寻找人间的我，然后落下长长的泪。可哪一滴才是奶奶的呢？

岁月如梭，春去秋来，时间就像一条无限延长的射线，而那清明落下来的雨，在这线上凝成一颗又一颗晶莹剔透的雨珠：这雨珠在我16岁时凝固了父亲的微笑，在我20岁时凝固了小叔的慈祥，在我26岁时凝固了二叔的憨厚……曾几何时，那些曾经带着我去扫墓的人，已成了我在阴雨中惦念与回忆的往昔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雨落清明，情深意浓，慎远追思始终是清明亘古不变的主题。清明善解人意啊，它与我们如此的近，如此的贴心。不然，怎能雨落纷纷呢？